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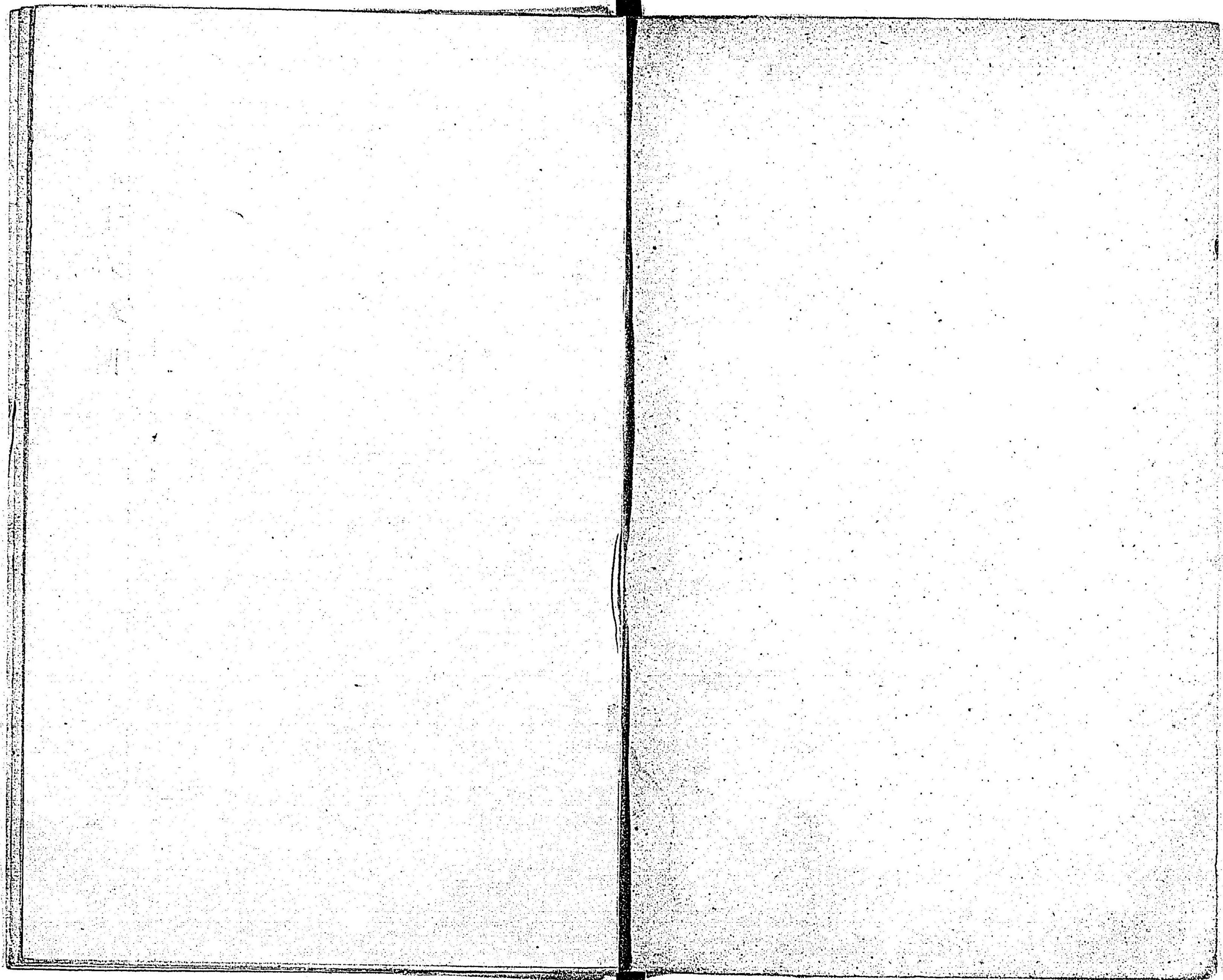
1451

深井鑑一郎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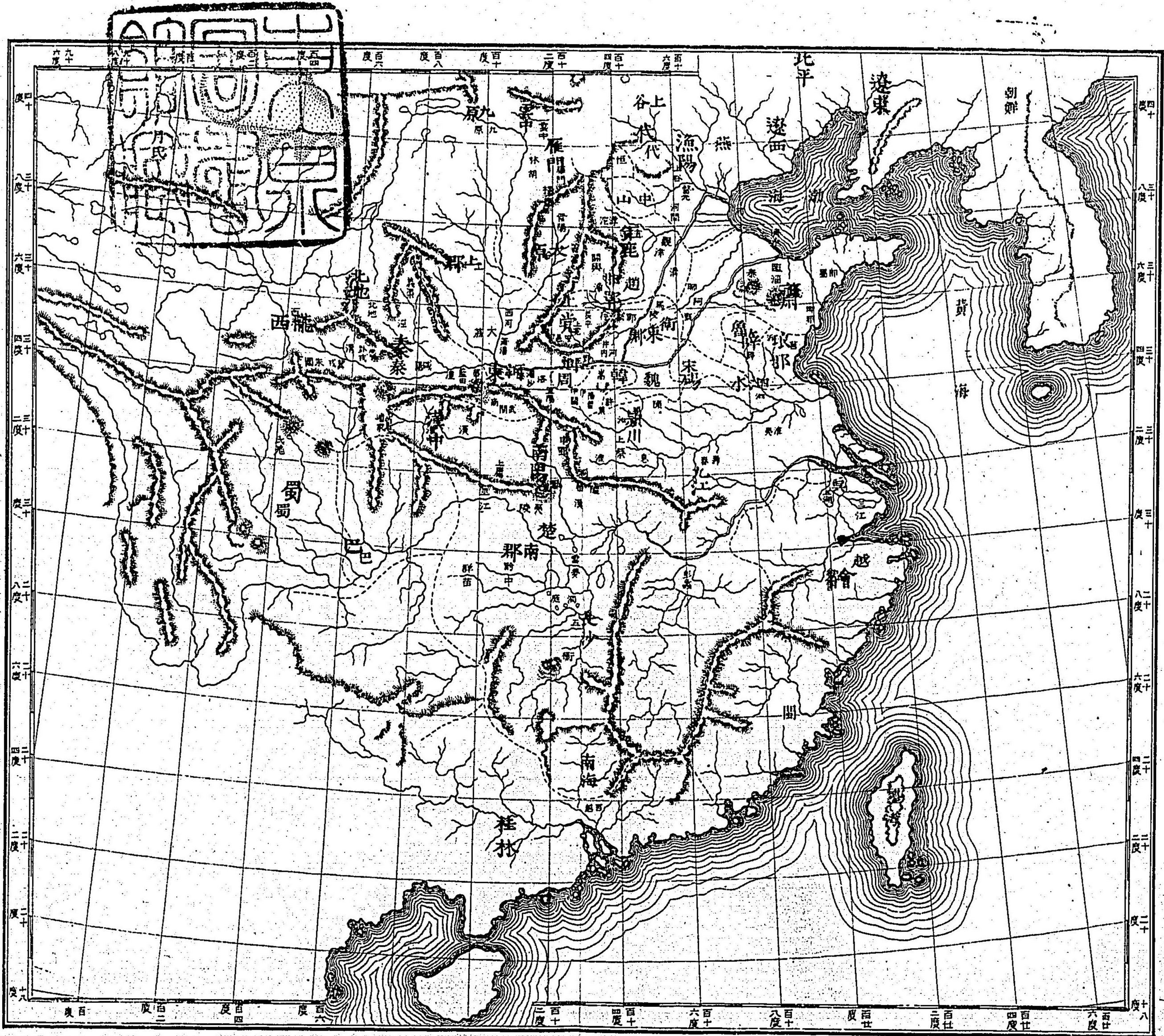
標註 史記列傳讀本

東京

誠之堂



秦三十六郡圖



標注史記列傳讀本卷之貳目錄

一 穰侯列傳第十二	一
一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六
一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十四
一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十九
一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三十一
一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四十一
一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五十一
一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五十九
一 樂毅列傳第二十	八十二
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八十九

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百一頁
一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百十七頁
一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百五頁
一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百二十七頁
一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百三十三頁
一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百五十一頁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二目錄終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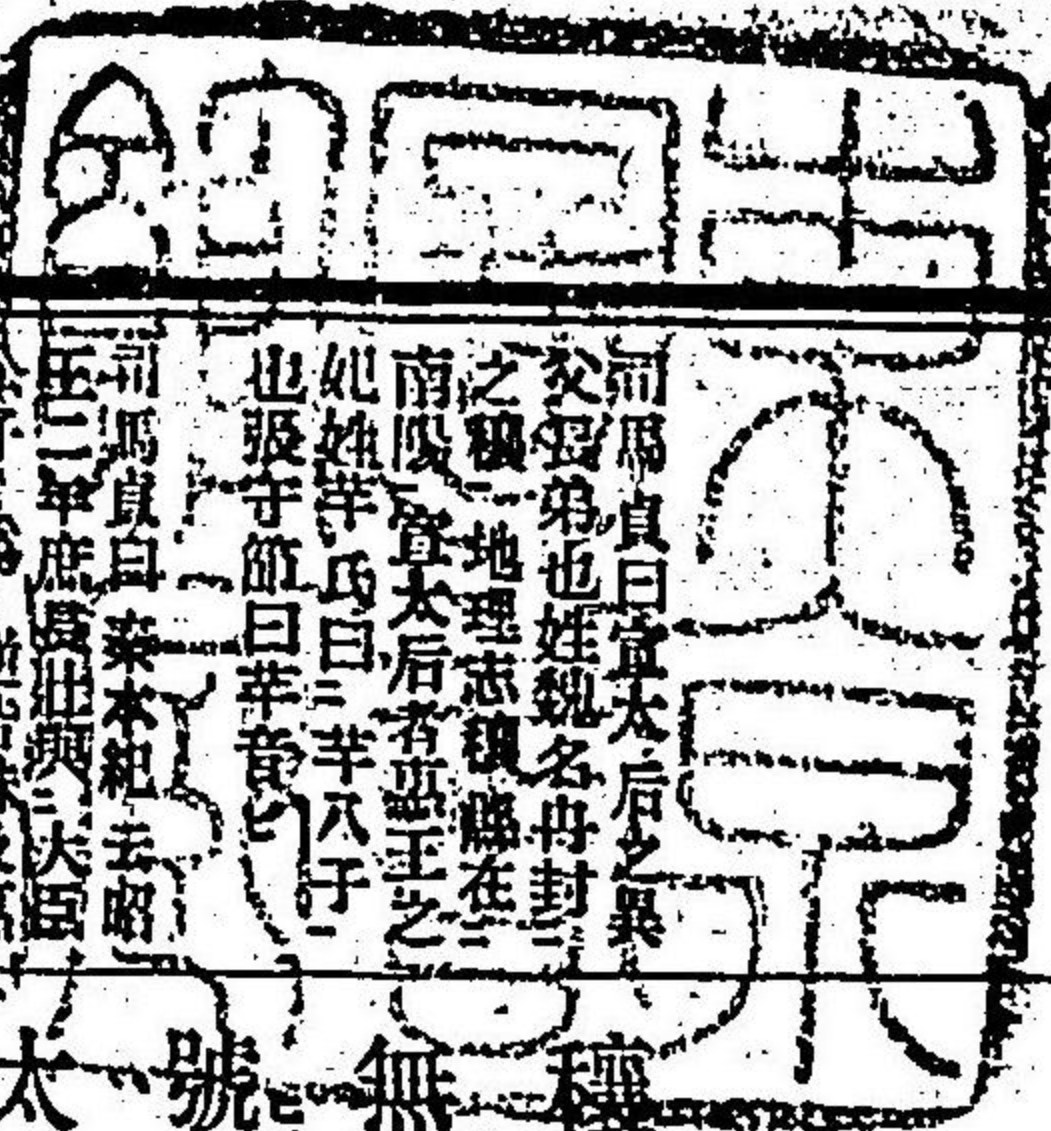
穰侯列傳第十一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辛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



遷著

深井鑑一郎輯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辛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辛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

穰侯列傳

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

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

徐廣曰：陶一作陰，司馬貞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陰陶陰定，本易，惡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陶也。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齊會，宅陽張守節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蔡陽縣西南十七里。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司馬貞曰：三梁即南梁也。司馬貞曰：衛之故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衛子真作」子之，恐非也。司馬貞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置食魏氏，蓋晉國之地也。秦于徐廣曰：韓將暴子，司馬貞曰：謂與秦欲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司馬貞曰：須賈，魏穰侯之客，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謂魏見欺於秦也。

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心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

困雅曰四尺謂之匱
倍初謂之尋

司馬貞曰陶一作魏言
秦前攻得魏之城邑
秦罷則亡而還於魏
也張守節曰定陶近大
梁一魏侯攻梁兵疲定
陶必為魏伐
司馬貞曰引魏人之
說不許王請於
秦是言魏氏之疑
可以少割地而收
魏也
司馬貞曰楚趙惡魏
之與秦諸皆爭事
秦是東方從國於是
解故也
司馬貞曰穰侯封陶魏
救韓與安邑是得
河東地言從秦通
陶開河四河東之兩
道
司馬貞曰此時宋已
滅是秦將盡得宋地
也
司馬貞曰言莫行圖
梁之危事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
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
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
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
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
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
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
而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
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
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張守節曰臣蘇代也必
知秦與趙甲四萬以
伐齊王謂齊王也

司馬貞曰今晉楚之伐
齊晉楚之國亦弊敗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
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
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
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
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
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晉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
多出兵則晉楚為制于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
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
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
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張守節曰郿音岐州縣

新城司馬貞曰在河南張守節曰今洛州南十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

國尉張守節曰音太尉乾徐廣曰音干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有故溝無復水也

垣城徐廣曰河東垣縣張守節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

張守節曰鄆鄆二邑在冀州

張守節曰夷陵今陝州郭下縣

竟陵張守節曰故城在鄆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

張守節曰陰城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在絳州東北三十五里也

徐廣曰此南陽河內條武是也張守節曰案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

司馬貞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邠國也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

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鄆鄆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鄆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鄆東走徙陳秦以鄆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

司馬貞曰平陽君未詳
何人
張守節曰常山一名
關徐廣曰風二額川一
馬貞今其地關西河則
在而縣也
張守節曰長平故城在
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
也
上黨司馬貞曰謂也
兵長平以據中據上
款
斥兵司馬貞曰謂犯
秦之斥候兵也
司馬貞曰鄗壁城尉官
也
陳徐廣曰一作乘
張守節曰趙西壁在澤
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
即廉頗堅壁以待秦
王鮪奪趙四壁壁者

張守節曰秦壁一名
秦壁今古名秦長壁

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
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
六年秦攻韓緱氏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
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
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
鄗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
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
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
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
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
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
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河內張守節曰時已風
秦故發其兵
長平司馬貞曰時已風
秦故發其兵

司馬貞曰秦前攻趙已
破上黨今趙兵復
定其郡其餘城猶屬
趙
皮牢張守節曰故城在
絳州龍門縣西一里
張守節曰太原趙地秦
定取也

張守節曰鄗在襄州夷
道縣南九里一鄗在荆
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
今襄州之地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
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
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
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
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
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
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
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
然趙亡則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
七十餘城南定鄗鄆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

徐廣曰平阜縣有刑丘一級守節曰刑丘今隴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張守節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

陰密徐廣曰風安定

司馬貞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張守節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

司馬貞曰地理志鎮陽縣風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張守節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荊音ケイ

徐廣曰秦隸楚故云
荆也

徐廣曰勢一作新

張守節曰在預東北五
十四里
徐廣曰今固始陵丘
城父司馬貞曰在汝
南

遼東、翦遂定燕、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乱，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徐廣曰善一作當司馬
貞曰謂使者五度請也
徐廣曰世一作臨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
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
百步延壽有力能以
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司
馬貞曰超距猶跳躍
也
荊張守節曰今荊縣也

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

張守節曰郡今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

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徐廣曰物音沒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司馬貞曰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從邾故也報守節曰何字子與爲齊卿鄒魯州縣司馬貞曰王劭以人爲字則以何親受樂孔傲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樂於子思之弟子也

司馬貞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此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

司馬貞曰魯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

司馬貞曰桓寬王充並
以術之所官迂怪虛
妄其說六國之君因
而笑之謂所謂匹夫
小人也且將有裨於
大瀛海故知此神是
亦是小神也
司馬貞曰濫即濫觴是
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
以濫爲初也謂術之
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
際行事之所施所治
皆可以爲後代之宗
本故云濫耳
司馬貞曰謂術之術皆
動人心見者莫不
懼然駐想又內心留
而巳化之欲從其
術也化者是冥常問
而實異術也
司馬貞曰按字林云
濫音ハシ張揖三蒼訓
謂濫也謂則行而
衣濫席爲敬不敢正
坐當主之禮也謂爲
之掃地以衣袂掩之
帶而却行也濫袂之
也長者所以爲敬
也
司馬貞曰碣石宮在幽
州薊縣西三十里寧
之東
司馬貞曰劉向別錄云
鄒子書有主運篇
司馬貞曰孟子太王
去邠是謂對滕文公

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度制推而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
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
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
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
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
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
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

語今云梁惠王謀
攻趙與孟子不同
司馬貞曰方柄是符也
圓鑿其孔也謂工人斷
木以方柄而內之圓
孔不可入也謂戰國
時仲尼孟軻以仁義
干世主猶方柄圓
鑿然也
司馬貞曰呂氏春秋云
獨牛之鼎不可以
烹雞雞其有牛鼎
也言行之術迂大儒者
大用之是有牛鼎之
意而謂周亦云觀
太史公此論是愛奇
之甚矣
司馬貞曰按稷齊之城
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
之學士集於稷門之
下也環淵接于古者
書人之稱號也張守節
曰解子十卷在法家
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
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
游稷下號天口接田
二人道家陶陶十二篇
陰陽家

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
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
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鉞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
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
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諛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
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
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
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

徐廣曰今慎于劉尚所
定有四十一篇
爾雅曰四達謂之衢
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
之莊
司馬貞曰荷鄉名况卿
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
也仕齊爲祭酒一仕
楚爲副令後亦謂
之孫卿子者避漢宣
帝之諱也
徐廣曰齊殺一作亂
謂劉向別錄曰騶衍之
所著五德終始天地廣
大書言天事故曰談
天騶衍衍之文飾
若騶龍龍文故曰
彫龍別錄曰過字作
騶操者中之盛齊器也
炙之雖盡猶有餘
流者言齊子死智不
盡如炙燥也左思齊
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
盡如脂膏過之有
潤澤也司馬貞曰劉氏
云騶衍字也今按文
稱騶龍過則足器
名音如字謂盛脂之
器名過與銅字相近
蓋卽脂器也卽車穀
過爲酒穀之物則穀
非衍字明矣

司馬貞曰禮食必祭先
飲酒亦然必以中
因以爲一名而卿三
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
庶莊之位而皆爲三
所尊故云三爲三祭
酒守節曰蘭陵縣屬東
海郡今沂州承縣有
蘭陵山
張守節曰藝文志公孫
龍子十四篇傳故曰按
莊子疏云公孫龍者堅
白論行於世堅白卽
守自也白猶是也堅執
是其說而守之也同
異者合同衆人之異論
也
司馬貞曰著書之人姓
劉氏而稱子也前史不
記其名故趙有劉
孟及劉幸也
張守節曰藝文志李
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
侯宮國運兵魏文
侯宮國運兵魏文
劉向別錄曰楚有
子疑謂其在蜀今
案戶子書晉人也名
侯秦相衛融者也此
二十篇書凡六百餘言
司馬貞曰子名侯音
長庶庶宋魏張守節曰
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
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
司馬貞曰按別錄云
子夏之子問於墨
子夏之子問於墨

○ 孟嘗君列傳

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
子己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
巫視信禪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
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
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
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
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子如此則學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張守節曰東阿齊州縣也
甄音相ケ
張守節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張守節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司馬貞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風俗通云俗五月五日生子男書父女書母也

司馬貞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之子為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司馬貞曰短亦音啞豎稱謂褊衣而豎戴之以其省而便也種稱始皇本紀作短褊

司馬貞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放謂為之樂舍立居樂也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入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平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

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

司馬貞曰偶實カウ謂
以土木爲之偶類
於人也蘇代以土木偶
比涇陽君木偶比孟
嘗君

司馬貞按抵謂觸冒而
求之也
敬昭曰以狐之白毛
爲裘謂集狐腋之
毛言美而難得者

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
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
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
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
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
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
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
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
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
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
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

司馬貞曰更改也改前
封傳而易姓名不
之驛券也
張守節曰關在陝州桃
林縣西南十三里

司馬貞曰得一作德是
潘王遺孟嘗君自言
已無德故也

徐廣曰年表云魏魏齊
共擊秦軍於函谷
張守節曰宛在鄧州
葉在許州二縣以北
從屬楚二國共沒以
入魏

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
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
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
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
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
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
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
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

汲守節曰東國齊徐夷齊疑宮作楚

司馬貞曰舍人官徵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取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

張守節曰周最周之公子

司馬貞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以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司馬貞曰變謂齊秦合則親非呂禮用則秦齊輕孟嘗也

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司馬貞曰屬音脚字亦作編又作備

司馬貞曰傳音登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
削音クワイ茅之類可爲細言其劍把無物可斲以小繩纏之也縱音侯亦作侯謂把劍之處司馬貞曰削草名音削取之劍無物可斲但以削繩纏之故云緣削也

司馬貞曰與猶選也息猶利也

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綈彈其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

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疆飯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

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

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

司馬貞曰過朝音
テ市音市之行列有
如朝位因言市朝
云
司馬貞曰朝物謂入
市中所以期之物利
人平明側用爭門而
入至日暮所期忘
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
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
掉時不取也

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
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
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
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
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
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
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
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
惠文王弟

徐廣曰風清河一張守
節曰今貝州武城縣也
散亦作彌司馬貞曰上
覽音ヘキ散音サン亦
作彌音同
徐廣曰瘞音隆隆病也
司馬貞曰瘞音ヒ瘞音
リウ瘞音疾音一瘞曲
而背瘞高也

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
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
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躓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
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躓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
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躓者去
平原君笑曰觀此躓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
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
君之不殺笑躓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

斬笑蹙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蹙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

鄭玄云蹙也

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非之也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此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

司馬貞曰盟之所用牲
及馬諸侯以犬及狼
大夫已下用雞今此
音盟之用血故云
取雞狗馬之血來耳
司馬貞曰奉音ホウ若
周禮則用珠盤也
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
也

司馬貞曰九鼎大呂國
之寶器言毛遂至楚
使趙擊於九鼎大
呂謂爲天子所重
也報守節曰大呂周廟
大鐘

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
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
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
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目爲不
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
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
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
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
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
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

徐廣曰河內城里有李
城

徐廣曰一本是親戚
受城而以國許人
司馬貞曰言虞卿論平
原君取封事成則操
其右券以資其報
德也

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
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苦之
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二千
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
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
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
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
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
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
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
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
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

徐廣曰躡草履也登長柄登音登筮有柄者謂之筮
雖周曰食邑於虞

求和曰媾

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
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
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
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
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
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
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
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
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
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
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
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

郝音釋徐廣曰一作放

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
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
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
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
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
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
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
之攻開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
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

司馬貞曰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

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目六城取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軍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

私司馬貞曰按私謂私心也
張守節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歌康子從父昆弟
張守節曰相室謂傅姆之類也

徐廣曰齊音慎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節說也王脊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易道張守節曰：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易音亦エ。

司馬貞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張守節曰：藝文志云十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目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目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諺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司馬貞曰地理志云無
信陵一或曰是鄉邑名

烽火頭曰作商木構
檣上作檣檣檣檣頭
兜零以新置其中謂
之烽火常低之有寇
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
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
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
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敵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
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
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火言趙寇至且
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
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
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
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
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繫行數
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魏守節曰俛倪不正視
也

司馬貞曰發告也謂以
侯生備告賓客

徐廣曰為一作羞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
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
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
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
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
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
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
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
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
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

司馬貞曰問晉圍邯鄲語也

司馬貞曰臣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皆也謂欲為父復讐之資資於心已得中三年也

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惜宿

司馬貞曰：嗜音，音多詞句也。汲守節曰：聲類云：陵大笑，大呼。

呂忱曰：輜，盛怒矢。司馬貞曰：輜音，以盛矢如今之胡。而短也。呂姓，沈名，作字林者。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司馬貞曰：鄙音，音趙邑名，風常山。頁司馬貞曰：音，音徐廣曰：漿或作醪。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自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

司馬貞曰：秦者舉
之文選載：班固兩都
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
雄節，草原營一名亞春
陵，謂水于此。

毛公薛公司馬貞曰：史
失其名。

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
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
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
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
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
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
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
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
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
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
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

抑司馬貞曰：謂以兵
寇之。
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
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司馬貞曰：魏王名假

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
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
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
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
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
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
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
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
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
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
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
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
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于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

司馬貞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

張守節曰竟陵屬江夏郡也

陳縣張守節曰今東州也

司馬貞曰謂兩虎鬪乃受驚於驚犬劉氏云受猶承也

張守節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

徐廣曰至或作安

二垂張守節曰言極

東西司馬貞曰要音腰

以言山東從韓魏是

其腰司馬貞曰秦使

盛橋守事於韓亦如

楚使召滑相趙然

也並內行章義之難

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

酸棗燕虛蘇代曰決

宿符之口魏無慮頓

丘

徐廣曰燕縣有桃城

平阜有邪丘

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

外卷衍長垣縣有蒲

鄉

司馬貞曰仁及平丘二

縣名

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

之口魏無黃濟陽

徐廣曰漢水北於鉅

野入潁

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棊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復之後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

張守節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比至極則溺之不可力臣司馬貞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志云風太原有梗陽鄉是也司馬貞曰干隧吳之敗地名于水邊也陸道也張守節陸吳地名也司馬貞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中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劉氏云從猶領也張守節曰艾山在兗州戰國策曰三江之浦徐廣曰盟在榆次韓嬰章句曰往來貌獲得也音趨趨之發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發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司馬貞曰趨音テキ發音ザン司馬貞曰大國謂秦也招音ラフ頭音イ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兔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于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

司馬貞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故宋張守節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泗上張守節曰此時徐泗風齊也獨攻司馬貞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楚故宋齊取泗上是使齊魏弱攻伐而得其利一者也司馬貞曰校音教訓足云校音報也言力能報秦有餘矣司馬貞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帝有餘力矣司馬貞曰選音值值猶乃也

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錕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

司馬貞曰注謂以兵
裁之
司馬貞曰四海至東
海皆是秦地張守節曰
廣言橫度中國東西
也

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
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
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
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
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
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
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
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
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
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
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

張守節曰然四君封邑
按皆不獲唯平原原有
地又非趙境並置號
號而蓋皆趙地

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
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
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
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
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
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
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
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
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
獻淮北十二縣。請封于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
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
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
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

張守節曰：臨陰之塞在申州。
張守節曰：濮州兼河
北、東郡、濮州、本衛
部而徒野王也。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疆，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龜陰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

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娖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于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

張守節曰母望謂不
曰而忽至也司馬貞
曰周易有無妄卦其
義殊也

司馬貞曰曾國是春申
之仇戰國策作君之見
謂爲王舅與此異

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
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
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
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
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
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
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
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
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
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
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

棘門守節曰蘇州城
門

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
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
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
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
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
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
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
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
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

司馬貞曰漢書百官表
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
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
賈蓋密須氏之後

司馬貞曰摺音ヲフ謂
打折其骨而又拉
折其齒也
司馬貞曰贊謂蓋狀之
薄也用以蓋其屍
也
司馬貞曰濶即洩也濶
音ヲフ張守節曰濶古
尿字

司馬貞曰三亭亭名在
魏境之邊道亭也今
無其處一云魏之郊
境總有三亭皆祖饒
之區如三亭與期三亭
之南蓋送饒已畢無
人之處所也
張守節曰今湖關魏湖
州城縣也
司馬貞曰內音納亦如
字內猶入也

知之、大怒以為唯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唯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唯、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唯、折脅摺齒。唯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唯、故修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唯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唯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唯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唯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唯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唯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唯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司馬貞曰謂亦舍之
而食以下客之具然
草具謂蔬食草菜之饌
具也

徐廣曰華一作葉司馬
貞曰穰侯謂冉宜太后
之異父弟穰侯在
華陽君半戎宣太后之
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
一是也

司馬貞曰葉立作泄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唯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唯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唯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唯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

樞音チン司馬貞曰樞者
者蓋樞也實對刀也謂
腰斬者為樞實也

薛綜曰縣繫一曰美玉
劉伯莊云珍玉朴也

司馬貞曰割榮即上之
搜厚謂搜樞也

徐廣曰樞一作樞音同
司馬貞曰戰國策樞作
關別樞涉於主心
也徐註音同非也
司馬貞曰亡猶輕也

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
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
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
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
之所奔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
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主心邪？亡其言，臣者
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

徐廣曰一云使持車
張守節曰永巷宮中獄
也

不敏司馬貞曰鄭誕生
本作惛然音コン又
一作閔音ヒン閔猶
昏暗也
酒音ヒン鄭玄云酒然
敬斯之貌
司馬貞曰臨者長臨兩
膝被地

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
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
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
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
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
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
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
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
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
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
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
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
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鞿

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

司馬貞曰：厲音ラ，瘡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瘡，孟賁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劉氏云：陵水即粟水也。陵與聲相近，故惑也。徐廣曰：箴作箴。

司馬貞曰：應謂姦臣詭詐之志。張守節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

徐廣曰：應亂先生也。音コソ。

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嶽，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郊祀志云：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家，仙家者谷口也。按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司馬貞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盧盧而搏塞兔也。喻秦疆官取諸侯之易也。

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塞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

辟音七

司馬貞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中盼子嬰子也。

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

梁成臯張守節曰：言宜陽陝隴之師不_レ得_レ下相救。張守節曰：言澤路之師不_レ得_レ下太行相救。張守節曰：新鄭已南一宜陽令二澤路三張守節曰：問音附。

徐廣曰政適音征敵
司馬貞曰弊者斷也御
者制也言五穰侯執權
以制御主斷於諸
侯也

司馬貞曰淳姓也音尼
數反漢有淳姬是也
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
典齊權而行中統逆
也張守節曰淳齒楚人
齊潘王臣
王筋司馬貞曰管射
王股誤也按在射射
莊公之股淳齒縮潘
王之筋是股二君事
張守曰沙丘在邢州
平鄉縣東北三十里

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

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

邱劉氏云諸國客館

司馬貞曰縹厚縹也音
テイ蓋今之絕也張守
節曰今之縹袍

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唯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

刑馬曰劉氏云。子蓋
謂唯爲「小子」

鷄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唯曰：主人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謁。唯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唯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唯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唯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唯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唯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唯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

應劭曰：天子宮，晏起早
作，如方崩頽，故稱
晏駕。章昭曰：凡初崩
爲晏駕。者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當駕而晚
出。

以唯爲有外心於齊，而惡唯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唯。范唯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貪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唯既相，王稽謂范唯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唯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

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勳功決訟檢盜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一振救乏絕秋冬道無害吏察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司馬貞曰雖背謂相噴怒而見齒也
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司馬貞曰劉氏以爲蓋在太行西南高平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

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

司馬貞曰：歷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張守節曰：按臨唐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側。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風韓今案得而城。

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

張守節曰論士能善卒不戰

張守節曰不待禮曰午荷卿曰梁有唐舉左傳云國于實執齊乘服虎曰乘楫柄也

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季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魍魎。蹙膝。吾聞聖人不

徐廣曰。一作。得。傷。一。作。仰。巨。一作。渠。司馬貞曰。服。鼻。謂。鼻。如。蝸。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蹙。項。低。而。眉。豎。也。蹙。音。ケ。一。擊。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德。音。タ。司。馬。貞。曰。頤。謂。頤。貌。魍。魎。同。若。魍。魎。然。也。魍。音。ワ。蹙。謂。蹙。也。蹙。音。ソ。蹙。謂。蹙。也。蹙。音。ソ。按。刺。齒。二。字。見。曲。體。一。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司。馬。貞。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爾。雅。曰。歛。足。者。謂。之。爾。郭。璞。曰。鼎。曲。脚。

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蚤高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

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強國不辟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司馬貞曰言以此于子
晉申生皆至忠孝而
見誅放故今天下言
爲其君父之所
而憐其臣子也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

司馬貞曰批忠謂擊而却之

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鴟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

司馬貞曰夏育二人勇者夏育實也
司馬貞云夏育為田博所殺然太史噉未
知誰之所殺恐非
齊襄王時太史也

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疆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一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疆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

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中滿城邑也
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在此行網謂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現以致其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進數事具小困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抑抑局也

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

張守節曰應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晉展開三川實宜陽

白公除廣曰白起

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

司馬貞曰二千范唯蔡澤也唯厄於齊折齊招商澤困於趙被逐非兩是也

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張守節曰今州定

樂毅列傳第二十一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

靈壽徐廣曰風常山司馬貞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

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

味音マツ地理志云王重丘縣名屬平原司馬貞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張守節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不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

徐廣曰嚙進脫之意嚙音タン字與略同

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

司馬貞曰：護謂，總領之也。

徐廣曰：風，齊地理志云：縣名，屬齊郡。

張守節曰：即墨，今萊州。

司馬貞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殷國，齊作，也。

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

張守節曰：涪，德二州之河北。

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張守節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杜預云父兄同姓群臣也

張守節曰濟水之上在齊上

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四百里寧臺之下

司馬貞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

徐廣曰磨室也司馬貞曰燕前輪於齊今反入於磨室亦宮名

魏國策作磨室也光緒曰磨音磨周官遂師抱磨亦音磨

司馬貞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

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張守節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

又汶水源出薊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

徐音カノ司馬貞亦作惟音者常然而不惟其志也

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

司馬貞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
以幸為利司馬貞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獲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
司馬貞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也無罪放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
張華曰留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

張守節曰東鄰燕齊
四邊秦魏南界魏韓
魏北迫匈奴

司馬貞曰民志不入
國亂而人離心向
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
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
之守法也
張守節曰家室有急爭
不決必告鄰里今
故以齊相告也
張守節曰二者謂燕民
未如紂燕民未如
殷民從相告于反燕
以疑君民之惡是寡
人不為君取之
司馬貞曰樂乘樂毅之
宗人也

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

樂鄉徐廣曰在北新
城
一作巨公

蓋音カイ司馬貞曰不
記名

張守節曰按晉陽故城
在今曹州樂氏縣西北
四十七里也

之樂鄉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

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
 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
 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
 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
 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
 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

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
 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
 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
 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
 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
 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
 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
 不敵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

歌昭曰九賓則周禮九
儀司馬貞曰周禮大行
人別九賓謂九服之
賓客也列士傳云設
九牢也劉伯莊云九賓
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
軒九服同會秦趙何
得九賓但亦陳設車
輅文物耳
司馬貞曰成是傳舍
之名

司馬貞曰噉乃驚而怒
之辭也

拔石城徐廣曰惠文
王十八年張守節曰故
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
九十里也

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澠池司馬貞曰在西
河之南故云外案表
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
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

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

司馬貞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賈荊者荊楚也可以為之廉也別頭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勿頭無也徐廣曰幾邑名也徐廣曰一作房子司馬貞曰案防陵在楚之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代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

四一國齊漢郡魏有房子蓋後字誤也平邑張守節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

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武安徐廣曰武安魏郡在邯鄲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汲守節曰國謂邯鄲趙都也

司馬貞曰案晉須古人通用今本符後令謂晉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
司馬貞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邯鄲戰之時許歷復謀也王樂詩云許歷爲完士一會猶敗秦是言趙善用其計遂破秦軍也
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從軍也
服守節曰國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國與即此山也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兵與趙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

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不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其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

司馬貞曰信平號也
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
漢書表有尉文節侯
云在兩郡蓋尉官也
文名也謂尉文所
食之邑復以尉而
號爲信平君也
繁陽徐廣曰風魏郡
張守節曰在相州內
黃縣東北也
司馬貞曰地理志武遂
屬河間國方城廣陽
也張守節曰武遂易州
遂城也方城幽州因安
縣南十里

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
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
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
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
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
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
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
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
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司馬貞曰謂數起便
也矢一作屎
張守節曰廉頗墓在蘇
春縣四里間相如墓
在邯鄲西南六里
張守節曰今雁門縣在
代地故云雁門也
推浩云古者出征爲將
帥一軍選則罷理無常
處以燕亦爲府署
故曰莫府則莫當作
幕字之誤也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
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
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
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
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
謹烽火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
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
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
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
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

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
司馬貞曰殷謂能射也殺音ヨウ
司馬貞曰委謂弁之也其殺音也
禮音マシ音フン徐廣曰一作隨網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三代地

司馬貞曰煖即馮煖也
應音ハウ煖音ケン劉辛本趙人仕燕者
司馬貞曰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屈輒也
劉氏云武遂本輒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宜安縣守節曰在柏州
秦城縣西南二十里
番音司馬貞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ハ

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褴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

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

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
司馬貞曰斷其軸恐長相礙也以鐵籠籠車頭堅而易進也傳者載其軸與轂齊以鐵籠附軸末施轉於轂中以制轂也方官曰車轂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徐廣曰轂車軸頭也音

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

張守節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

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司馬貞曰齊之北界近河東。燕齊舊地也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
正後出爲奇也正者
當敵奇兵擊不備
張守節曰當猶合也言
正兵當陣張左右翼
掩其不備則奇正合
敗敵也
徐廣曰適音敵司馬貞
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
弱則敵人輕侮開戶
不爲備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
脫兔往疾也
班固曰齊西南近邑
畫音クワク司馬貞曰
畫音クワク括地志云載
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
里春秋時棘色又云
畫邑蠋所居即此邑
因酒水爲名也

何休云腫頸齊語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
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
邪初悼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爲
入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
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
王蠋之故已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
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
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
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
立爲襄王

廣雅云傲儻卓異也
傲テキ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
縣
司馬貞曰新垣姓衍名
也爲梁將放漢有新
垣平

司馬貞曰新垣衍欲令
趙尊秦爲帝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
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
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
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
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
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
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
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
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

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
司馬貞曰紹介猶謀介
也且禮賓至必因介
以傳辭紹者繼也介
不二人故禮云介紹
而傳命
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
子
司馬貞曰從頌音從容
言世人見鮑焦之死
皆以為不能自寬
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司馬貞曰言衆人不識
鮑焦之意無以耻
居濁世而避之非
是自爲一身而憂死
鮑焦曰秦用衛鞅計
制爵二十等以觀獲
首級者計而受爵是
以秦人每戰勝老弱
婦人皆死計功賞至
萬數天下謂之上首
功之國皆以惡之也
司馬貞曰言秦人以權
詐使其戰士以奴
僕使其人民言無
恩以恤之下
服守節曰至過字爲
絕句雖然其志意也張
守節曰附以過惡而
爲政也

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
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
司馬貞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庶官其寢，皆居之也。
公羊傳曰：三軍者，其法斷何休曰：斷斬也。母姓張守節曰：烈王后也。
司馬貞曰：魯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
司馬貞曰：噫者不平之聲，噫者驚懼之歎也。

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

司馬貞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
司馬貞曰辟舍避正侯必舍於祖廟
投其辭司馬貞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張守節曰辟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司馬貞曰謂主人不在萊東將借其城而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用之也
張守節曰衣服曰稱貨財曰贈皆助生送死之禮

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簞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

聊城守節曰今博州縣也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遣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

南陽司馬貞曰即濟之
淮北泗上之地也
司馬貞曰平陸邑名在
西界
亡南陽之害張守節
曰晉齊無南面攻楚
魏之心以為南陽平
陸之害小不如此城之
利大言必攻之也
衡秦之勢司馬貞曰此
時秦與齊和故曰衡
秦之勢成也
司馬貞曰謂齊楚所
攻之泗上也又斷絕
魏之所攻齊右與之
地平陸是也言右與斷
齊而不能救志在
攻聊城而定濟北
也
司馬貞曰交者俱也前
時楚攻南陽魏攻平
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
燕救不至是勢危也
墨翟張守節曰如墨
翟守宋却楚軍
司馬貞曰言既發百
姓又發戰士終擬
強國也劉氏云說
士為銳士意雖便
不如依字

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
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
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
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
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
聊城共據。期年之傲。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
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
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傲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
臧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
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
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

司馬貞曰亡音一音若
必無還燕意則捐
燕而東游於齊乎
司馬貞曰延高注戰國
策云陶陶宋公也衛衛
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
冉封陶陶君姓衛宮
比陶衛謂此云爾

司馬貞曰遺棄也謂
棄子糾事小白也

方官曰荆淮海岱燕齊
之間駕奴曰臧罵婢
則曰獲也

曹子司馬貞曰曹味也

司馬貞曰枝猶擬也

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
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
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
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鈞寡也。遺公子糾。不能
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
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
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乘三
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
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
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
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

司馬貞曰思會稽人姓莊氏字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卓漢書並有傳蓋以街枚氏而得姓也
司馬貞曰官鄒陽上書自述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死而負累張守節曰謂不以罪死爲累
司馬貞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方趙之北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也
易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也
昂虛也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憤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議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而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

張晏曰盡其計謀願王知之也

司馬貞曰章昭云以皮作馬形名曰馬夷或與皮也服處云用馬革作囊以裝戶投之於江
服處云人不相知如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欬之故云傾蓋也
蕭音シヤ漢書音義曰王齊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登城謂齊將曰今日君之來不過以害之故也夫齊不害生以爲魏累遂自刎也
服處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章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蘇秦於燕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

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而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張晏曰白圭爲中山
將亡入魏文侯原遇
之還拔中山
漢書曰魏文侯原遇
也生七日而趨其母
敬重蘇秦雖有說
勝而更勝以三珍奇之
味而馬其曰字林云馬
父曰曰馬其曰三和也
山森林曰六國時人
被此刑也
申徒狄漢書音義曰殷
列士曰周之末世人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
而擊戚疾其牛
角商歌曰南山仰白石
爛生不遺衣適至野
短布單衣適至野
從昏飯牛溲夜半
長夜受何時且公召
與而說之以爲大夫
季孫孫論齊人歸三女
樂季桓子受之三日
不朝孔子行也
司馬貞曰左氏司馬子
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
臣也漢書作子罕不
知子罕是何人文獻
曰子罕子罕也荷卿隱
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
在孔子後又云二十
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
出粟時孔子適八歲
則墨翟與子罕不
得相與或以子罕
爲是不不知何如也

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
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
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
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
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
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
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
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
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
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

司馬貞曰越人蒙未
凡所出漢書作子
越人蒙字也
小顏云公聽言不私
並觀則所見同也
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子之也
應劭曰田常事齊簡
公簡公就之而殺簡
公使三人君去此心
則國家安全矣
應劭曰糾別莊者觀
其胎產也
謂齊寺人勃鞞齊管
仲也
司馬貞曰三得相不
三去相不悔知非
已之罪也
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
楚王欲以爲相而不
許爲人灌園
司馬貞曰湛音沉七族
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
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
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
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
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
秋
及晏曰根抵下木也輪
困離離委曲榮展也孟
康謂結之木也音灼云
榮枝木根也
司馬貞曰左右先加離
刻是爲之容飾也

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
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
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慙勸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疆天下而卒車
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蹶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
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枳根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
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

漢書音義曰陶家名其
下具轉者為鈞以
能制器為大小比
之於天
鈞馬貞曰張晏云陶治
鈞也作器下所陶
者名鈞也陶曰陶
瓦之鈞也木長七尺有
也根所以調器具
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
成也
通俗文云其類也故
曰鈞首短而便用也
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
觀卒遇共成王功若
鳥鳥之暴集也索隱曰
鈞昭云呂尚適周
如鳥之集也
漢書音義曰言為左
右便辟侍離變臣妾
所見也
早漢書音義曰食牛
馬器以木作如槽也
司馬貞曰言駿足不
可
綱綱以比駿足才之
人應助云官歷也
云早漢之官其衣也
郭璞云早漢馬之器也
如漢曰莊子云陶魚飾
行非世抱木而死
司馬貞曰言灼云烈士
傳陶魚飾世不用
已探疏於道子實難
日非其世而探其疏
此魚之有非其疏
乃立枯莊子之上案
此事見莊子及說苑
詩外傳小有不同也

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
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
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
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舉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
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詔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
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
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
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
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
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

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淮
南子及鹽鐵論云里
名勝母對子不入盜
以名不順也子以
爲孔子至勝母縣
而不宿其說不同
晉灼曰朝歌者不
張守節曰朝歌今衛州
縣也
杜預云回邪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

張守節曰風鼓昭皆楚
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
是生子瑕受風爲
卿以爲氏
張守節曰楚今在左
右拾遺之類

司馬貞曰風音シヨク
草葉謂創制憲令之
本次書作草具惟浩
謂發始造端也
張守節曰王逸云上官
斬尚

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
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
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
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
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
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
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

應劭曰離道也騷憂也
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
愁也
慘也也恒痛也

張守節曰說音セイ去
皮也
徐廣曰嶠疎靜之貌

離憂也。天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
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
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
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
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
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司馬貞曰丹浙二水名
也謂於丹水之北浙水
之南皆為二縣名在
弘農所謂丹陽是
也
司馬貞曰風姓句名音
也
漢中之地徐廣曰楚懷
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
七年秦敗風句張守
節曰梁州
鄧司馬貞曰鄧在漢
水北故鄧侯城也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
味也張守節曰味水

頃襄王司馬貞曰名橫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
怒。不救。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
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
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
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
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
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王逸曰支黑也曠首者
也詩云曠叟矣公章明
王逸曰離婁古明目者
也詩云曠叟矣公章明
徐廣曰一作馮昭案
王逸曰示語也
王逸曰千人才也
國高為才也
人也司馬真曰尹文子
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
樂乃辨疑案
是庸人之態也
徐廣曰一作與周案
王逸曰梁文采也
王逸曰重粟也
王逸曰楚詞作豈
知其何故
王逸曰象法也
王逸曰北次將就
王逸曰樂也
王逸曰王師叔云亂
者理也所以發理辭
指一總其要而重
沅湘司馬真曰二水名
地理志湘水出零陵
海陽山北入江沅即
湘之後流也
司馬真曰楚詞作湘
也
王逸曰謂猶也
王逸曰程也
王逸曰錯也
索隱曰楚詞餘一作余
王逸曰明也

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會唈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

應劭曰汨水在羅故
曰汨羅也
張守節曰顏云秀美也
應劭云避光武諱改
茂才也
司馬真曰吳姓史失名
故稱公
張守節曰漢文帝時黃
龍見成紀故改爲土
也張守節曰緣瀋周勃
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
馮敬時爲御史大夫
司馬真曰置爲傅是吳
芮之玄孫也長沙
王之時也非景帝之
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
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
祠及置坐石牀在也
適章昭曰誼也
顏師古云遺至也言至
湘水而因託其流
也字林云張非不肯之
人也
司馬真曰吳越春秋曰
吳王使千將造劍二
枚二曰千將二曰
莫邪莫邪千將劍名也
頓讀爲鈍
司馬真曰鉛者錫也鉛
利也音七音其暗
應劭曰嗚呼不自得
意環曰生謂屈原也
如淳曰幹也樹雅曰
庚孤謂之孤大孤也

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敷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

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筭
樂轉也康容也
司馬貞曰戰國策曰夫
中坂選延氣不
上伯樂下車哭之也
應劭曰車甫脫冠也
顏師古曰車甫為履音
也冠乃履下履反在
上也
顏師古曰離道也
漢高帝紀
原曰此離也
司馬貞曰離音通
也也音也
徐廣曰勃洛麻也音ホ
順野王云彌道也
也倫光也深藏以自
彌明光以隱處也
漢書字作水蟲
蝦蟇也水蟲
正義曰使
得無異實
去濁世以隱
或曰無不
或曰無不
州馬貞曰言鳳皇翔見
人君有德乃下故禮
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徐廣曰一云遠增擊也

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
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
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嘿嘿
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騷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兮夫固自縮
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目自珍彌融煥以隱處分夫豈
從蠶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得係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嗚九州
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
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
司馬貞曰汗漬也漬小
渠也
如淳曰鱣鱣大魚也
曰鱣魚無鱗口近腹
下
司馬貞曰莊子云庚桑
楚則弟子曰吞舟之
魚薄而失水則鱣能
苦之戰國策齊人說
靖郭君亦同案以喻
小國暗主不容忠臣
而為國賊小臣之所
見也
晉灼曰異物志有山
鵲體有五色土俗因
形名之曰服不能
遠飛行不出城司馬
貞曰服云似鵲而大
荆州記云鵲為鳥
如雌鷄其雄為鵲
人謂之服吳錄云
黑色也鳴言其名
姚氏云鵲猶鵲也
徐廣曰歲在卯曰單
卯李順云單起在丁
推萬物而起故陽氣
曰單陽因音ア
徐廣曰施一作斜
司馬貞曰漢書作
文云誠驗言也此作
徐廣曰數也
章昭云而女也如
禍兮司馬貞曰此老子
言

年有鵲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鵲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
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
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
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
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
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
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
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早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
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

然禍宇古作既案荷者
立也伏下身也以言
禍福遞來猶如伏立
也
章昭曰斯李斯也
徐廣曰廣刑也齊相也
刑之名
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
一如糾纏繩索相附會
也續曰糾絞也繩索也
司馬貞曰漢書云大鈞
之轉也與繩同類
倘也與繩同類
初曰其氣塊非有
限齊也坤音若央軋
音若也
司馬貞曰與音預
司馬貞曰既以三陽治
喻造化故以三陰陽
為陰物物為銅也
司馬貞曰莊子云人之
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
如漢曰控引也控撥玩
弄變生之意也揮音
用馬貞曰謂死而形化
為鬼是為異物也
應劭曰狗營也費曰以
身從物曰狗
應劭曰物也曰狗營死
於利曰營費曰營泰也
莊子曰權勢不尤則營
者悲也
孟康曰馮食也
張機云德無不包靈
府弘曠故名大人

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
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品
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
兮攬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
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
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
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懲割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
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
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徐廣曰桐音クワン說
文云桐大木椽也
李奇曰或成東西也
所好所惡積之為儀
也續曰音樂感物好
惡積之心意
徐廣曰抵一作坎劉案
張晏曰抵水中小州也
曰如舟之空也郭
展云自費自費也費
空而游音遊道之人
但養空性一而心若浮
舟也
應劭曰前音カイ
謂漢書作介張揖云惡
介頹刺也以音細微事
不足惡介我心故
於此云何足以疑
之者也
徐廣曰祭祀稱昨也
明案如淳曰漢唯祭天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
祠還致福音音倍
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
室司馬貞曰三輔故事
云宣室在未央殿北
梁懷王名棖文帝子
司馬貞曰荆州記云長
沙羅縣北帶汨水去
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
北岸有廟也
國策以不韋為淮陽
人又記其事述亦與
此傳不同
張守節曰陽翟今河南
府也

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
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
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
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
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
然自失矣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
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

安國君司馬貞曰名柱
後立是為孝文王也
子楚司馬貞曰即莊襄
王也
諸庶孽孫張晏曰謂子
云孽子何休注公
羊孽子孽子也非嫡
正之子曰孽
奇貨可居以子楚方
財貨也

張守節曰言子楚無
子楚得預長為太子

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
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
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
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
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
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
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國
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
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
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日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
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
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

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
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
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
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
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
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
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
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
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
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
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

徐廣曰期十二月也
周云八十月生此過二
月故云大期蓋當
然也既云自匿有娠
則生政固當陰常
期也

相國百官表云皆秦官
金印紫綬承天子
助理萬機秦有三左
右高帝置一後又更
名相國哀帝時更名
大司徒
河南司馬貞曰戰國策
云食城田十二縣而
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
置三川郡地理志高
祖更名河南秦代而
曰河南者史記後作
據漢郡而言之耳

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
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
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
王齋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
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
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
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
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
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
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
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
三仲父張守節曰仲中也
次父也蓋效齊桓公
以仲仲為仲父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
孝行慎大先嚴審分密
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
開春慎行費直不苟以
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
十二月也其書有三孟
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
十餘卷也
咸陽地理志右扶風渭
城縣故咸陽帝更名渭
新城武高帝更名渭
城秦咸陽皆
桐輪張守節曰以桐木
為小車輪
張守節曰腐謂宮刑皆
腐也
雍張守節曰雍故城在
岐雍縣南七里有秦
都大鄠宮

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
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
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
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
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
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
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
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
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
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于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

芷陽地理志云長兆朝陵縣故芷陽在安東也杜東司馬曰杜原之東也

說苑云遷太后榭陽宮地理志雍縣有榭陽宮秦昭王所起也

陸王勅云秦不用陸法此蓋就耳其義亦當然也宣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

葬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

司馬貞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曰言不韋封此嫪毐中言嫪毐得爵貴由中不韋耳合作長信侯按守節曰新平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好時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論語曰夫明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後人也

沫音マツ司馬貞曰左氏穀梁並作曹沫然前沫宜音制沫則聲相近而字異耳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臨邑縣東北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視柯今為說阿也何欲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為言也

司馬貞曰齊魯國接今齊魯後魯魯之城垣即歷近齊之境也

司馬貞曰專字亦作制音同左傳作制設諸堂邑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外事司馬貞言其將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夷味公羊作餘未

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味。次曰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味，夷味死，當傳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味，夷味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味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

風音シヨク司馬貞曰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風庸掩蓋義同事在魯昭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山南左傳注云潛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窟室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為窟室也以下文云出伏甲以攻王彼音也司馬貞曰兵器也劉遂吳都賦注兩刃小刀矣音シヤ徐廣曰突一作炮

徐廣曰閻闔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司馬貞曰案左傳范氏昭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

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

爲范氏中行氏中行
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
將中行後因以官爲
氏
司馬貞曰案智伯襄子
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
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
已具趙世家
飲器報守節曰酒器也
每餐合設之示恨
深也

厲音一司馬貞曰類
惡瘡病也凡漆有瘡近
之多也瘡腫者類
病然故豫讓以漆塗
身令其若瘡耳然
厲聲相近古多假厲
爲類今之類字從病
亞司馬貞曰謂瘡病
戰國策云漆身爲厲
滅去眉以變其
容爲乞食人其妻曰
狀貌不似吾夫何其
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
炭以變其音也

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

張守節曰汾橋下架水
在并州晉陽縣東二里

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至
殺俠累五十七年

地理志河內有軹縣
深井軹縣之里名也
高誘云嚴遂字仲子
嚴國策云俠累名傀相
韓嚴遂重於君二人
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
過韓傀比之於朝
嚴遂拔劍趨之以救
解是有卻之山也
暢徐廣曰一作賜司馬
其曰案嚴國策作賜
近爲得也
高誘云司馬真曰鄭
氏音施二義相通也

司馬真曰軹酒釀米也
脫粟也嚴昭云古者名
男子爲丈夫嚴遂大
姬爲夫人漢書宣元
王傳王遇大人一登解
爲大人乞骸去按大
人惡王外祖母古詩云
三日斷五疋大人故
言惡是
禮記云父母存不許
友以死
張守節曰古者相聚汲
水有物便實因成市
故云市井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糲，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蠶繭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高誘云韓都，穎川陽
翟都，東郡濮陽。故
曰相去不甚遠也。
司馬真曰：作無生，情
言所將人多，或生異
情，故謂泄此云。生得
失，言將人多往殺，俠
累後有被生擒，而
亦泄亦俱通也。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

司馬貞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則出其眼時戰國策作決眼此決亦通音エツ

於邑劉氏云煩冤愁苦也

爾雅云慈憂也楚詞云選及晉君之無慈風俗通云慈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慈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慈憂出也魯食人心俗慈思之故相勞云無慈非病也司馬貞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

徐廣曰政至荆柯百七十年附

司馬貞曰柯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雅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爾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野王張守節曰懷州河內縣榆次張守節曰并州縣也蓋姓張名音カフ司馬貞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攝之也張守節曰攝猶視也司馬貞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魯魯俗水踐作踐非也司馬貞曰筑似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

酒人徐廣曰飲酒之人

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

張守節曰以北謂燕國也
司馬貞曰批謂觸擊之
也
司馬貞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言寒言可為心戰
司馬貞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

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司馬貞曰戰國策勝作講勝和也今演勝與為燕韓同姓合也漢文雖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一和利也陳軫傳亦曰西講於秦也

徐廣曰蔽一作機一作披司馬貞曰蔽音へッ蔽猶拂也

張守節曰燕丹子云田光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鴻毛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張守節曰僂音俯

司馬貞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謂者失辭或謂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孫之太子

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僂而笑曰：諾。復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秦燕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

司馬貞曰國視也言以利誘之也

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國案劉向別錄曰督亢。督亢之地。

徐廣曰。提音チ。一作抗。司馬貞曰。提謂以劍刺其胸也。抗音苦。浪反音抗。拒也。其義非。徐廣曰。提一作。棺司馬貞曰。字書作。提。後曰。腕。勇音。提。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司馬貞曰。切。齒。齒。齒。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忿。怒。之。意。

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捩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徐夫人徐廣曰。徐一作陳。司馬貞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徐廣曰。染也。音。不謂以毒藥染中劍。鏑也。血濡云。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線，便立死也。司馬貞曰。忤者逆也。音。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豎子指舞陽。

張守節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

微音チ。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

九賓劉云股文物大
備即謂九賓不
以周禮三輔黃圖云秦
始都天下郡成陽
因北陵營宮殿制
紫宮象帝宮渭水淵
都以象天沃橋南度
以法率牛也

匣亦函也

司馬貞曰室謂鞘也張
守節曰燕丹于云左手
搯其背秦王曰今日
之罪從于計耳乞聽
恐而死召姬人鼓
琴琴聲曰羅殺單衣
可裂而絕八尺屏風
可起而越鹿盧之劍
可負而拔王於是奪
袖超屏風走之
司馬貞曰諸郎中者今
宿衛之官
提光緒曰應也

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
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
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
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
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
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搯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
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
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
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

司馬貞曰王初云古者
帶劍上長拔之不出
室欲王推之於背
令中前短劍拔故云
王負劍
司馬貞曰適與同
桐柱守節曰燕丹于
云荆軻拔匕首擲
秦王決耳入銅柱
火出

行水司馬貞曰水名
在遼東
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
屬鉅鹿司馬貞曰縣
在遼東
保案謂唐作於酒
家言可保信故云
唐保狀冠子曰伊尹酒
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
風鉅鹿者據地理
志而知也

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搯
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
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
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
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
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
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
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
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
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

從者司馬貞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

丈人劉氏云謂主人翁也

司馬貞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

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賤音カク司馬貞曰既者云以馬屎傾令

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朴擊也

司馬貞曰案不講謂不諭習之

司馬貞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厥門水鳥生肉足也

司馬貞曰較明也

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司馬貞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萬乘云司馬貞曰言萬乘爭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與主事務也。張守節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強時亦說士成熟時。

司馬貞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肉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楊子法言曰。肉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中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遊行也。

託於無為。張守節曰。言世當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

者非士人之情實
力不能致此也司馬
貞曰非不職也所謂處
士橫議之時也
司馬貞曰齊人猶行吏
小人也去猶失也幾
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
小人不識動微之會
故每失時也劉氏解
幾為過非也
司馬貞曰言因諸侯
有殺戮則忍心而期
除故我將說秦以并
天下也
六世報守節秦孝公惡
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
王莊襄王
徐廣曰歷首掃
報守節曰鄭國渠首起
雍州靈陽縣西南二十
五里自山邱口為
渠傍北山東注洛
二百餘里以溉田又曰
韓苦秦兵而使水工
鄭國問秦作注溉渠
令費人工不中東
伐也
司馬貞曰一切猶一
例言盡逐之也言
一切若若利刀之割
一運斤無不斬者
解漢書者以一切
為權時之說亦未為
得也

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
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
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
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
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
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
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
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
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

上書曰報守節曰在始
皇十年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
里奚爲秦穆公夫人
嫁於秦穆公也
蹇叔又云百里奚
公曰臣不知也
叔蹇叔也而世其知
穆公厚幣迎之以爲
上大夫今云於宋未
詳所出
司馬貞曰不約自晉奔
秦左氏傳有明文公
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
大夫而云自晉以來
亦未見其所出報
守節曰括地志云公孫
支破州人游晉後歸
秦
司馬貞曰秦本紀穆公
用由余謀伐戎王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送別西戎此都言五
子之功故云并國二
十二或易爲十二誤也
司馬貞曰九夷即南楚
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
陵縣云故楚都也又
宜城縣云故郢都也
成阜報守節曰河南府
水縣也
徐廣曰華一作葉
司馬貞曰高誘注淮
南云食鹽無餘也
報守節曰昆侖在子開
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
玉
折地志云滇山一名崑
山二名斷蛇丘在鹽州
隨縣北二十五里祝苑

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
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
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
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
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
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
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緘離之
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廄；江南金錫，
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其腹使一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斷其腹明蛇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曰神珠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
徐廣曰織離蒲皆駿馬名
鄭玄注三月令云璽皮可治以正北以三獸為獸廣雅云馬風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司馬貞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
司馬貞曰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附其寶傳者以珠宛轉之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
司馬貞曰非秦所以有物也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司馬貞曰謂罔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司馬貞曰說文云璽波也
司馬貞曰秦人鼓之以節樂
司馬貞曰昭作昭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

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瓿叩鏡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瓿叩鏡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

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文子曰聖人不讓
高漸之晉以廣其名
也
司馬貞曰齊璽給也
說文云璽持遠也璽或為齊璽亦通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
上上諫書連始皇
始皇使人逐至關邑
不得還

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遺私附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

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

同文書。張守節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

司馬貞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當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張守節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張守節曰。沙丘在邢州。

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

輜輳車餘廣曰作輜車。文穎曰輜輳車如今衣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三層。輳之則溫明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

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
 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
 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
 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
 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
 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
 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
 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
 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
 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
 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兄弟爭守節曰謂小白
與公子糾

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
 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
 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
 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
 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
 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
 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
 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
 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
 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
 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
 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
 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

猶人蒙曰昔我今日
猶是人人道守顧豈
能為逆謀故曰安足
為謀也

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陽周徐廣曰鳳上郡
張守節曰陽周寧州羅
川縣之邑也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々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

此音タク則馬貞曰砒
音宅與機同古今字異
耳機謂裂其支體而
殺之

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取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廡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成徭無已於是楚成

徐廣曰采一名傑一作
作司馬貞曰采木名即
今之傑木也
司馬貞曰染者穢也糶
者糶粟飯也
徐廣曰匭一作榴銅音
ケイ
徐廣曰穀音カク穀一
作穀推也
爾雅云穀盛也言監門
下人飯猶不盛此者
徐氏云一作穀則字
宜作穀鄭氏音角
張守節曰匭河之九曲
別爲一說防
徐廣曰致一作放
成廣謹皮

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乱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鋼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司馬貞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貴之以刑罰也

同馬貞曰恡音刈恡音恡恡猶放縱也恡肆情縱恡也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悉唯，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

司馬貞曰格擯也擯無格也言嚴整之家本張守節曰棄灰於道者灰也韓子云股之法棄灰於衢者刑于貴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掃人必怒則國則三族雖刑之可也
司馬貞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釋尋常是也
司馬貞曰固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搏物盜跖不搏也
搏猶攫也取也凡爲取物必搏足取攫故取物亦云搏也
許慎曰樓季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牝
司馬貞曰階峻也高也音七笑反登音漸以音階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型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司馬貞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苦

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壘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術，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

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司馬貞曰拂音フツ
音ハ拂レ世言與ニ世
情ニ乖戾摩俗言磨
礙於俗使從己也

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徐廣曰揆一作撥也

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

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

司馬貞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

徐廣曰公一作歐音私

應劭曰戰國之時稱指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案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韻曰案案名此樂為角抵兩相當角力角夜戲射御故曰角抵也案案抵即角抵

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昔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

司馬貞曰亦作起並音才韓太夫賦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祀事昭公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

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善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二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

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節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

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劫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

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于嬰授之璽秦本紀云于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劉氏云弟字嬰當為孫子嬰

殺守節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標註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二 終

明治廿六年二月廿七日印刷出版

正價金二十錢

著作者

深井鑑一郎

東京市小石川區江戸川町十一番地

發行者

伊藤岩治郎

東京市神田區西福田町一番地

積玉園

柳原喜兵衛

大坂市東區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春和堂

若林茂一郎

京都市寺町通二條下

松本義保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十三番地

關西
大賣
捌

同

印刷者



賴山陽先生肖像入 河村北溟先生講述

論日本政記講義

全十六冊 合卷二冊 紙數四百頁

正價金六十錢 郵稅六錢

